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任國師印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正不禪弟字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酒家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

第五回 鄒那堂



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
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
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
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
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
有詩爲證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
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
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
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
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繚斜結雙頭鞘內戒刀藏春冰
三尺肩頭禪杖橫鐵蟒一條鷲鷲腿緊繫脚絰蜘蛛肚
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蓋
膽寒毛生成食肉食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

貪看山水
始知不把
寺院非為
酒肉醜

水滸全書
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
日間酒肆裏買喫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
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郊外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
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趕不上宿頭路中又
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
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
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

逕迤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
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
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
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
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
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
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魯智
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
綁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
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走出一箇老人來魯智深看那老

喫酒須不說五臺山投宿須說出五臺山却是為何世人巨者

自此敬信始不疑其小輩

博字妙喫素反看只是不肯如此不忌才是任運戒可不立又未許貪饒入藉口

喫得可畏可敬

人時似年近六旬之上，在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開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每智深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去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

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喫些晚飯，不知肯喫葷腥也不。魯智深道：酒家不忌葷酒，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喫。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張卓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喫。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喫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

喫了酒肉
該管問事

敬重佛天
齊僧布施
此時纔有
響應

莊客搬飯來又喫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
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
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閒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筭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說我家時常齊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
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
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
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
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

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二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
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
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
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
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
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
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取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
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
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

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
 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道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
 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
 客聽得都喫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喫麼智深道飯便
 不要喫有酒再將些來喫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
 隻熟鷲犬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喫了三二十碗那隻
 熟鷲也喫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
 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
 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酒家新婦房內
 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

了太公與眾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
 等物都掇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
 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
 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
 下一條卓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
 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
 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
 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
 奔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裏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

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衲
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喫人心肝的小魔王。
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夜間羅刹去迎，
親山上天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
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喽囉
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
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鬚傍邊插一枝羅帛象生花。上
穿一領團虎體挽絨金繡緋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鎖

金包肚紅搭膊，看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喽囉齊聲賀道：「帽兒
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
忙親捧盞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
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
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
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的
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
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

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擺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喫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

侵人家的

實在小肚之下不料捏着岩飾

裏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燈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任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搗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拚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

有異赤條
條調調更
好笑

奇趣聲出
堪絕倒

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撒下大王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扒出房門迤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折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捱馬飛走出

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

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

和尚你苦了老漢一家見了魯智深說道你怪無禮且取

衣服和直裰來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

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

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

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

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

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酒家也不怕

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裏提得動智

深接過來手裏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
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
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喫休得要抵死醉
了魯智深道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
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顧
教師父喫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差人下
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
敗壞走到山寨裏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
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喫打壞了大頭領大驚
止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
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
裏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
弟下得山到龍莊上入進房裏去耐耐那老驢把女兒藏
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得防揭
起帳子摸一摸喫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
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
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讐大頭領道
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秃來喝叫左
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
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

喫酒哩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
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
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
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
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
在那裏早早出來決箇勝負智深大怒罵道腌臢打脊漢
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
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
姓名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
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

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
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
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
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
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
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
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
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
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
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

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曾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賚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任。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闌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裏。

將前事提
明一番又
一現史進

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裏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

真說因緣

酒都教喫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智深道：「李豕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眾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拜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警，倒請他來寨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喫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

真說因緣

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為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推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

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
得兇怪四圍嶮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裏漫漫都是
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
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
留那裏肯任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
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
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猪且
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
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
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

勤斷得的

好破慳法

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喫幾杯我
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
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
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
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
教這厮喫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喫方
纔喫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搭膊
做一塊兒網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
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
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

几時備得

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却尋思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喫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攛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並無傷損詩曰

絕險曾無鳥道開

欲行且止自疑猜

光頭包裹從高下

瓜熟紛紛落蒂來

當時曾智深從嶮峻處滾下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取路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

疾石箇伴
關的智深
繞好慢也
打登

囉納着喊槍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替刀來鬪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鬪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盡被棚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印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裏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細做一塊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備細曾智深那裏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細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通道這賊秃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裏去了團團尋踪跡到

照到後
來好見面
做人處世
千古名言

後山見一代荒草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秀
 到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裏滾了下去李忠道其
 們趕上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周通、李忠、地、正、也、
 門那裏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
 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到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
 到好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
 作三分我和你各提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喽囉李忠道是
 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
 你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計較看官牢記
 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

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直至到午後約莫走下五六十里
 多路肚裏又饑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
 不曾喫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
 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
 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洒家且尋去那裏投奔不是魯智
 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裏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
 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
 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

解

評 智深一打鎮關西一打小霸王兩拳俱大有妙用

若曰和尚路見不平則幾失智深矣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回

九紋龍翦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
著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
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
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著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
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尋山門裏仔
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

寫幾番有
來書寺如
在眼中

前前後後
形容敗落
寺院如畫

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欲斜口。內蜘蛛結網。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折臂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兔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好景寫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把鎖鎖著。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擲著。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

餓語可憐

寺院有房
頭既不好

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會有飯落肚。那裏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喫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人。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眾走散。竝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

水并金書 第六回 二 鄒那堂

作十方常住又有此等弊病如此小節目處亦有關係

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裏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裏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裏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身體。智深正問問。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

楚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竈蓋著一個草蓋。氣騰騰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著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將三日沒喫飯。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叫得苦。把碗碟鉢頭杓子木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饑沒奈何。見了粥要喫。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深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喫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纔喫幾口。

可想奇景
可謂甚好
看

且喫一桌
不止半碗

選選肚腸

四句全為
據婦而作
倒說轉情
愈深

水滸金書

四傳

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裏抄化得
 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日
 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的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
 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頭戴
 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絲脚穿麻鞋挑著一擔兒一頭
 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著些肉一頭擔著
 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口裏嘲歌著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問可
 你無夫時好孤恓

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著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這箇

畫出生鐵
併

胖和尚亦
有急智會

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捉著禪杖
 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
 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著一
 條桌子鋪著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著一箇
 胖和尚生的肩如漆刷臉似墨裝肫膀的一身橫肉胸脯
 下露出黑肚皮來邊箱坐著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
 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
 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著禪杖道你這兩

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
 深睜著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箇去

水滸金書

第六回

四

都都堂

得說作的
決是敗壞
佛門的

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
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
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
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
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裏喫酒。那和尚道師兄容
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
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
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
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智深聽了
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耐耐幾箇老僧戲弄酒。

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

○又○找○方○才○意○句○情○急○端○以○有○人○突○出

在那裏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著老和尚道。原來是你

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

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著一箇婦女在那裏。他恰纔見

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

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

們粥也沒的喫。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智深道也說得是。

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脚門却蚤關了。智深大

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

仗著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

亦不草草

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鬪崔道成。兩箇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掣了條刀，大步撈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_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叫一聲著。那崔道成心慌，只道著他禪杖拖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撻著，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了十合，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會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灑林梢，疑是硃砂鋪樹頂。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

有此一番
憤怒所以
幸急認不
得史大郎

只背翻身
三字寫人
活寫事無
病

亦惟文識
之頻提聲
音好孰妙
妙
前問姓甚
即住智深
急關語不
能畢今復
出全句始
知前文之
妙

又與李思
說話照應
一番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道

俺猜著這箇撮鳥是箇翦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

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

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

且剝小厮衣裳當酒喫提了禪杖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

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的大笑道

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著朴刀背翻身跳出

來喝一聲禿驢你是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

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著朴刀來鬪和尚恰待

向前壯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

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

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了十數合那漢

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

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

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撒了朴刀翻身

便翦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

再翦拂了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

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

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齊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

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著，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裏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發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各拏了器械，再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番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來敢鬪？」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鐵佛生嗔，仗著村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者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丘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著村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著村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著，只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裏去？」趕上，望後心一村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村刀，望下面只顧脰肢脰察的撈。

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身後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
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
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攬在澗裏兩箇再打入
寺裏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
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
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
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
未曾打開魯智深見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裏面只
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
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到厨房見有酒有肉兩箇
都喫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止點著焰騰
騰的先燒著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
殿下後簷點著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
價燒起來智深與史進看著等了一回四下火都著了二
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
趕著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
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
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幙低垂酸醜酒瓮士林邊墨畫神仙塵壁
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鑪不是當時之

卓氏牆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簑衣野外漁郎
乘興當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
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
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裏去史進道我如
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
時却再埋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
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
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

取金銀分
金銀有分
可又細密

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坐
剛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當箇信
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
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蚤望見東京入得城來
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
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花街柳陌眾多嬌艷
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會公子
王孫買笑來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
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

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猛烈。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鑪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之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捉著鐵禪杖跨著戒刀背著箇大包裏先有五分鐘懼他知客

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著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裏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少刻

形容得像
如今和尚
會在衣上

微道理
忍衣內未
必有人理

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
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
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
插在鑪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
間備細說著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
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以後必
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
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
禪杖戒刀跟著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
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清禪師
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
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著他你那裏
安他、不、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畱、他、師、兄、如、此、千、萬、囑、
付、不、可、推、故、待、要、著、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
知、客、道、便、是、第、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
如、何、安、著、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
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徒、們、并、門、外、那、二、
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啤、一、箇、老、和、尚、在、
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裏、住、持、箇、敢、管、
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

却也有用

如何此處
却有道哩

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著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獄外伏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著小僧投大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

多職事出
求與閒論
考述者不
同語語皆
活此文家
三昧也

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眾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未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清長

老見智深肯去，就畱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告示亦入
得沒縫

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著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廨伏我們，數申一箇道理。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閑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擲那廨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眾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

糞窖邊受
質是箇菜
園主人

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解州，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著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便搶右腳，指望來攔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目下拼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攔智

深且聽下回分解

評 以上中下三等職事，安放諸僧，可見佛門廣大。

評 清長老着智深去管菜園，亦是消磨銳氣一法。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隣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攔

酒家那厮却是倒來，將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搨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攔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上頂一箇盞，滿立在一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

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來這裏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在那裏來的長老，恁的得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

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的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驍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此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驍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

極好看可
畫勝似西
前集記

逐老鴉叫
生山番楊
不從衆人
叩齒生出
拔垂楊演
武使拳來
接入關目
妙不容言

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叩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只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著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

○四○字○斟○酌

如何向日
侵損果園
今日肯費
酒食治人
者思之

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菓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料衆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

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聽聽的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二字是文
人用筆武
人用器械
妙訣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鬘。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

銀帶穿一對磁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

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
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
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
深道何不請來廝教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
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
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
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

生出前一
段精極間

林有味

友生人品
文字相知
結處在此
四字

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
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林冲
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
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
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
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
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
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箇奸詐不及的把娘
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拾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箇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本是叔伯弟兄，卻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同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

即此等事也說做後道理的用

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有詩為証：

臉前花現醜難親，心裏花開愛婦人。
撞着年庚不順利，方知太歲是凶神。

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下，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的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開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聽那高衙內衆開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

師朋友弟
見吐心凝
膽之語

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挈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

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班兒開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開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撥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擊鬪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開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

有勢的
有怕人處
趨勢的
誘之使人
惜此小人
所以可恨

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自思想那雙木
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
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
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
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
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
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
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
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
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

樓上

只這兩句
說盡千古
賣友的心

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
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
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看些甜話
兒調和惹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
好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
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
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
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巳牌時聽得門首有人
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
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

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喫三杯解悶。林冲

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

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

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

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箇上到樊樓

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菜子

案酒，兩箇叙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

故歎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

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

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

可悲可痛
可感可恨

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

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長休氣，只顧飲酒。

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

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

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

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

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

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

不來，便墮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

壁三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

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啤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十箇人入去喫酒，因此特迤到這裏。」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在這裏？」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空開了樓牕，跳牆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

須先問然不須問

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
 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
 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
 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家本當草酌三杯爭奈
 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
 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
 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正
 是

頸挫近情

透極

丈夫心事有親朋
 談笑酣歌散鬱蒸
 只有女人愁悶處
 深閨無語病難興

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墻
 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
 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
 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冲
 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
 眼見的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
 小人兩箇身上好友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識伏案自縊死了
 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擦沒亂滿腹中又飽又
 饑白晝忘殮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衙內相林
 亦不敢與
 太尉說還
 可勸止只
 一味越承
 此小人所
 以可恨

遮臉上羞

將人的性命奉承人的性命小人的作事如此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獄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下。

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瓜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擎着一口寶刀，插

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瓜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擎着一口寶刀，插

有血性漢
子不是之
識者也掉
文代的計
策可騙動
得須用本
色事木色
語微之只
因陸虞侯
與林冲相
好勝林
冲心性故
看如此巧
計

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林中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驃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雪花紋密布，如豐城獄內飛來；紫氣橫空，似楚昭夢中

收得。太阿巨闕，應難比。莫邪干將，亦等閒。

當時林冲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他是值二千貫，只沒箇識上，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求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到家去取錢，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

妻、穿、戰、袍、相、應

只到家取了錢去似亦可住却又話開來歷一書不獨細賦正於漢子內寫出段壯士平時的情狀來真能動人添多少光景

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清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妙○絕○幽○坐○固○碑○下○者○何○異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小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筭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又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

不認得的不在事上說在口裡熱出真化上之筆

穿了衣裳拏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干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

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腳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厮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阜鵬追索飛燕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掉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陸謙一輩又絕交論中所未發可續廣絕交一則
寶刀之計豈曰斷金